

四、近期解放軍年度「軍演」及將領晉升人事安排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丁樹範主稿

- 近期解放軍在舟山群島、東山島及西太平洋地區軍演訊息引人注意，除在驗證指揮機制和新戰術外，可能與美臺軍售、中共國防白皮書的發布有所連動。
- 解放軍、武警部隊近期將領晉升顯示，晉升回歸制度性、非陸軍獨攬上將軍銜，以及跨軍兵種調整等特點。惟晉升同時，以反貪腐名義的整肅也在低調進行，以致許多將領被降級或資訊全無。

自從進入春夏之交以後，有關共軍「演習」的消息常出現在媒體上，引起有關「演習」性質的猜測，包括「演習」的政治意義。另外，本（2019）年3至4月起開始，解放軍進行新一輪將軍層級的人事調整和軍銜晉升，而引起關於人事調整意義的分析和猜測。本文就此二主題做分析。

（一）近期共軍軍事演習

近期有關中共軍事「演習」的新聞甚多。引起臺灣高度關注的則有三個。其分別是：距離臺灣約4百公里的舟山群島，距離金門約60公里的東山島，及在第一島鏈以東的西太平洋地區的3個演習。中共國防部於7月14日發布「解放軍於近日位東南沿海等海空域組織演習」的新聞，強調該演習是根據共軍本（2019）年年度計畫作出的例行性安排。一般認為，中共國防部新聞公布的演習區域包含舟山群島和東山島。環球時報則說，這（兩）個演習五大軍種可能全部參演，是一次大規模聯合演習。至於中共軍艦出第一島鏈到西太平洋演習則未見官方報導。

對於這3個演習，臺灣民間人士有兩種看法。第一種認為，這3個演習是共軍演練從南、北、和東北三方同時包圍攻擊臺灣。第二種看法則認為，共軍在舟山群島和東山島演練如何同時應付兩個不同對象的兩場戰役：兩個對象分別是美國和臺灣。第二種看法沒有觸及在第一島鏈以東的西太平洋地區的共軍海軍單位。由於缺乏明確證據，

我們很難評斷前述兩種看法的對錯。

然而，舟山群島和東山島兩個演習的時程發展則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除了中共國防部和環球時報的簡短報導和揣測外，中國大陸媒體於演習結束後，對上述兩個演習毫無報導。這迥異於中共官方過去的做法。過去，對於類似演習，中共官媒，特別是中央電視臺，必然於結束後大幅播放影片，強調演習成就。這次為何毫無報導值得進一步注意。

第二，演習的宣布時間。中共國防部於7月14日宣布該演習是在美國於7月9日宣布對臺灣軍售之後。宣布演習之後，許多媒體揣測此演習是針對美國軍售臺灣而來。美國、臺灣和中國大陸三方幾十年來複雜的互動關係已使北京掌握如何透過新聞發布影響美國和臺灣的心理。更何況，中國大陸媒體毫無演習報導，某種程度顯示演習新聞的政治和心理運作。

第三，演習和中共國防報告書的發布關係。全名為新時代中國的國防最新版的中國國防報告書，於7月24日公布。該報告書甫公布，演習分別於7月28日至8月1日和7月29日到8月2日在舟山群島和東山島正式舉行。時程上的安排難免使人懷疑新版國防報告發布和演習的正式舉行是政治宣示效用，是凸顯共軍正式進入習近平軍事戰略思想時代。換言之，軍事演習是配合新版的中共國防報告書發布。這特別是官方媒體對演習狀況毫無報導，更使人相信兩者的關聯性。

當然，我們不能忽略這個演習的軍事意義。演習是完整的戰役演練。中共軍方對演習有其定義：按照設想的作戰行動而進行的演練。它是部隊在學習軍事理論，完成技術、戰術基礎訓練之後，在近似實戰條件下實施的綜合性訓練。演習的方式固然有多種，但是，最終不同規模的不同軍兵種部隊都要被動員，以測試各種作戰構想的可行性。

特別是2015年底習近平對軍隊進行史無前例的國防軍事改革以後，訓練和演習更是重要。習近平大幅度調整建軍、作戰、和指揮體制，強調軍委管總，軍種主建，戰區主戰。在新體制下，軍委如何主導訓練，特別是符合聯合作戰和未來作戰條件和環境的訓練，軍種如何推動軍種內部訓練，軍區如何推動跨軍種聯合作戰訓練，這都是新挑戰。

從體系的整合角度而言，媒體報導的訓練和演習，應該是不只是

單純動員武器裝備和兵員而已，因為體制大幅度調整，建軍、作戰和指揮體制大幅度的調整，也必須測試新體制的有效和整合性，而且，這個調整需要相當多時間和多次演習驗證才能理順。

某種程度而言，年度性的「跨越 2019 朱日和 A」演習具有驗證性。該演習於 7 月初開始，由第 80 集團軍某旅和假想敵部隊舉行實兵對抗。陸媒稱，此次演習是研究性演習，按照「陸軍統籌規劃、戰區陸軍具體指導、集團軍帶合成旅導調評估」的組織模式，檢驗論證重型合成旅投送部署、指揮控制、火力打擊、多維防護、綜合保障等能力。集團軍指揮機關擔任「導演部」，採取自主對抗、全程對抗、依勢導調、精確評估的方式，確保參演部隊得到更深層次的實戰化淬煉。

只是其官方媒體對這個演習報導有語焉不詳之處。一方面說是第 80 集團軍某旅和假想敵部隊的實兵對抗以驗證全程參加作戰構想。但是，媒體又說假想敵部隊分為相互對抗的兩部。這難免產生混淆，不了解「跨越 2019 朱日和 A」到底是哪個部隊參與，及演習的真正內容和屬性。

（二）解放軍、武警部隊將領晉升

解放軍從 4 月起開始的人事調整依時間發展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軍銜晉升為少將（含專業技術少將）和中將者。依據中共官媒報導，包括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和人民武裝警察（武警）等五大軍種，共晉升 19 名中將和 62 名少將。各軍種晉升的人數分別是，陸軍 6 名中將和 25 名少將，海軍 5 名中將和 9 名少將，空軍 3 名中將和 11 名少將，火箭軍 2 名中將和 8 名少將，武警 3 名中將和 9 名少將。依據解放軍的慣例，晉升軍銜者通常是已經先晉升到相應的級別，而且已在該級別一至 2 年以上。因此，這些人的軍銜晉升，除非犯了錯誤，應該是不意外。

與之相關的是人事調動。這包括「平行調整」和級別的「向上晉升」。「平行調整」是指在同一級別的職位調動，例如：出身於火箭軍的原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高津轉任中央軍事委員會（軍委）後勤保障部部長，原軍委裝備發展部政委安兆慶調任武警部隊政委，原武警部隊政委朱生嶺調任中部戰區政委。他們都已是戰區級將領，在不同戰區

級別的職位調動。另外是「向上晉升」，例如：出身於空降部隊的原空軍副司令員李鳳彪升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空軍副司令員是戰區副級，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是戰區級，所以是級別的晉升。類似的調動是整體性的，而不只是出現在戰區級幹部。例如：前駐澳門部隊政委周吳剛被調任東部戰區陸軍政治工作部主任，這應該副軍級升為正軍級。陸軍第79集團軍政委余永洪調為陸軍紀委書記，這可能是從正軍級晉升為副戰區級。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人事調整？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對中共政治/行政應有概略了解。首先，過去40年裡，中共黨政軍各部門大致形成定期輪替，屆齡退休和遞補晉升的規定。共軍在習近平於2015年年底開始的軍改和裁軍後仍然有超過200萬人員，是個非常龐大的官僚體系。要維持這個體系的運作，人事的定期調整是必要的，即使習近平在軍中大規模進行反貪腐也需如此。因此，這次調整可以視為是例行調整，也是任何官僚組織都會這樣處理的。

然而，本年的調整有奇特之處。這特別是指在未來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被外界視為神秘的戰略支援部隊居然沒有人晉升。該部隊是習近平史無前例規模軍改後成立的新部隊，負責中共的資訊和太空作戰，和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和武警一樣並列為軍種。雖然是新部隊，而且該部隊正在大量招聘新人，但是，它是合併許多單位而成，這些被合併的舊單位裡，應該會有因為屆齡退休產生的晉升者。

本年的調整也有跨軍、兵種安排，例如：在火箭軍晉升少將的戴學志曾經在第71集團軍政治工作部任職；晉升中將的火箭軍政治工作部主任程堅曾在改革前的總參謀部任職；晉升海軍中將副司令員的馮丹宇長期在總裝備部工作，是裝備和系統發展專家，但是毫無海軍指揮和參謀職務歷練；擔任東部戰區海軍政委（晉升為中將）的劉青松長期在空軍政治工作系統任職，2018年被調為東部戰區海軍政委，是跨軍種調任。此外，南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南部戰區空軍司令員周利中將曾擔任過河南省軍區司令員，是第一位擔任省軍區司令員的空軍將領。凡此，都符合共軍強調以跨軍兵種任職方式培養幹部的政策。

第二是晉升上將軍銜。在7月31日習近平頒布晉升上將軍銜令給10位已具備戰區級別的將領。這10人是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李尚福、南部戰區司令員袁譽柏、西部戰區政治委員吳社洲、北部戰區政治委員范驍駿、中部戰區政治委員朱生嶺、海軍司令員沈金龍、海軍政治

委員秦生祥、空軍司令員丁來杭、國防大學校長鄭和以及武警部隊政治委員安兆慶。

這個晉升上將軍銜令使得現任上將人數從16人增加到26人。2018年習近平沒有晉升上將引起許多揣測，包括因為反貪腐使得應被晉升者失蹤或貶及，而打亂既有的晉升慣例。因此，某種程度而言，這次晉升10人為上將可以視為是晉升慣例的恢復，因為這些被晉升者已具有正戰區級身份2年以上，擔任副戰區級中將4年以上。

此外，這個晉升也反映其他軍種地位上升趨勢。主戰的戰區已不再是由陸軍壟斷戰區首長職位。空軍出身的乙曉光出任中部戰區司令員，同樣空軍出身的范驍駿擔任北部戰區政委。再加上海軍出身的袁譽柏擔任南部戰區司令員，凡此都顯示海、空軍、乃至於火箭軍等都可能擔任戰區級首長職位，也是因應聯合作戰發展的需要。

然而，在晉升的背後則有整肅的陰影。媒體報導，許多高階將領消失無音訊，或退休後的待遇被降級。典型消失無音訊的例子是張書國中將。張書國曾任原瀋陽軍區第39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2014年底，升任成都軍區副政委，躋身副大軍區級幹部。2015年7月，任中共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同年底任新成立的陸軍政治工作部主任。其後，他擔任軍委後勤保障部政委。媒體報導，張書國在原瀋陽軍區任職時，曾帶兵平復支持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兵變。換言之，這或許和他在習近平接任軍委主席後快速晉升有關。但是，如今他的去向毫無音訊。其他沒音訊的尚有：前東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楊暉中將、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中將、陸軍副政委刁國新中將、和南部戰區副司令員董軍中將等。

退休後待遇被降級的典型例子則是前軍委委員、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常萬全上將。常萬全長期任職於蘭州軍區，於2007年擔任總裝備部長而成為軍委委員，於2018年3月退休。媒體報導，他涉及郭伯雄和徐才厚貪腐案件，和郭徐二人關係密切。因此，雖在軍委委員任內極力向習近平表忠，但是，退休後他的待遇降兩級，只享受副戰區級別待遇，表示他已被降級。但是，他沒有淪為階下囚。其他據傳被降級的幹部還包括：前東部戰區陸軍政委廖可鐸中將、和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饒開勳中將。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諸多被降級的將領都是副戰區級以上將軍，他們晉升到副戰區或副戰區以上似乎都是在習近平掌政以後，但是，

晉升到副軍級或正軍級都是在徐、郭時期。他們被降級或音訊全無顯示，習近平或對這些他掌政後晉升到副戰區以上的將領是不信任的，但是，在短時期內習也沒有辦法而必須暫時遷就。習應該只相信他親自晉升為副軍級，或正軍級的將領。

這某種程度或可以解釋習近平為何於2018年沒有晉升將領為上將。習可能對已具戰區級，但是尚未晉升上將軍銜的將軍不信任，例如，軍委後勤保障部政委張書國中將。因此，習寧可破例不晉升，也不願意把最後的名器，上將軍銜，頒出去，雖然這些將軍已晉升到戰區級。當然，習在前幾年已晉升許多上將可能強化他在2018年不晉升的想法。

其實，大規模的降級，或缺乏音訊可能反映兩個發展方向。第一，習近平將繼續在軍內的反貪腐。如果前面有關習近平於2018年沒有晉升上將的分析是正確的，除了極端少數將領，習近平透過持續反貪腐把不是他晉升的少將層級完全淘汰完畢他才會放心。

第二，與上述發展相關的則是習近平針對黨「二十大」來臨前即將展開的新整肅。習近平於本年7月9日在「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指出，「…要踐行新時代好幹部標準，不做政治麻木、辦事糊塗的昏官，不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懶官，不做推諉扯皮、不思進取的庸官，不做以權謀私、蛻化變質的貪官」。上述將被淘汰的將領其實是這個整肅的一部分，只是如中國大陸媒體猜測的，軍隊內的整肅可能是低調進行。